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东周列国志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主编：刘以林

东周列国志

原编：冯梦龙　蔡元放

选编：王　强

总　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飧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100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22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年7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6号121室

简　介

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根据史传整理创作了一百零八回的《新列国志》，明末刊行。到了清代乾隆年间，蔡元放又略做修改加工和润色，改名为《东周列国志》并加了序、读法、评语和注释，成为二百年来最通行的本子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叙书了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。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起，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止。书中所写人物及情节，大体是以《左传》为底本，并汲取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中的历史和故事。既是史实的联缀，又是绝妙的小说。

书中人物事迹至多极广。小说对周幽王、卫宣公、齐襄公、晋灵公等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残酷暴虐的统治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。正是由于幽王的残暴无道，才引起西戎之乱。平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

东迁后，诸侯国互相兼并，出现了五霸七雄的分裂局面。

作者善于编排组织材料，能把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历史叙述得井井有条，绘声绘色。小说结构完整，情节曲折，人物众多而个性鲜明。文字朴实，语言流畅，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。

由于篇幅有限，本书择其有代表性的故事，如“烽火戏诸侯”、“平王东迁”、“介子推守志”、“越王雪耻”、“孙膑佯狂”等以嗜读者。

目　　录

褒人赎罪献美女　幽王烽火戏诸侯…… (1)

犬戎主大闹镐京　周平王东迁洛邑 …… (17)

介子推守志焚绵上　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… (32)

叔詹据鼎抗晋侯　弦高假命犒秦军 …… (50)

美人计吴宫宠西施　灭夫差越王雪前耻 … (64)

孙膑佯狂脱祸　庞涓兵败桂陵 …… (85)

献地图荆轲闹秦庭　论兵法王翦代李信… (104)

褒人赎罪献美女
幽王烽火戏诸侯

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、左儒，阴魂索命，得疾回宫，合眼便见杜伯、左儒，自知不起，不肯服药。三日之后，病势愈甚。其时周公久已告老，仲山甫已卒，乃召老臣尹吉甫、召虎托孤。二臣直至榻前，稽首问安。宣王命内侍扶起，靠于绣褥之上，谓二臣曰："朕赖诸卿之力，在位四十六年，南征北伐，四海安宁。不料一病不起！太子宫涅年虽已长，性颇暗昧。卿等竭力辅佐，勿替世业！"二臣稽首受命。

方出宫门，遇太史伯阳父。召虎私谓伯阳父

曰："前童谣之语，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。今王亲见厉鬼，操朱弓赤矢射之，以致病笃。其兆已应，王必不起。"伯阳父曰："吾夜观乾象，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，国家更有他变，王身未足以当之。"尹吉甫曰："'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胜天。'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，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？"（若似这等三公六卿，便小觑他些儿，也不为过。）言罢各散。不隔一时，各官复集宫门候问，闻御体沉重，不敢回家了。是夜王崩。姜后懿旨，召顾命老臣尹吉甫、召虎，率领百官，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，即位于柩前。是为幽王。诏以明年为元年。立申伯之女为王后，子宜臼为太子。进后父申伯为申侯。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："于赫宣王，令德茂世。威震穷荒，变消鼎治。外仲内姜，克襄隆治。干父之蛊，中兴立帜。"

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，未几亦薨。幽王为人暴戾寡恩，动静无常。方谅阴（天子居丧，名曰谅阴。阴，音庵）之时，狎昵群小，饮酒食肉，全无哀戚之心。自姜后去世，益无忌惮，耽于声色，不理朝政。申侯屡谏不听，退归申国去了。（申国，今信阳州。）

也是西周气数将尽，尹吉甫、召虎一班老臣，相继而亡。幽王另用虢公、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，并列三公。三人皆谀谄面谀之人，贪位慕禄之辈，惟王所欲，逢迎不暇。（贪位慕禄，自然顺欲逢迎；顺欲逢迎，自然谀谄面谀。圣人谓贪夫不可与其国，亦只为其必至顺欲逢迎，谀谄而谀耳。）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，（郑，姬姓国。友，厉王少子，宣王所封。今陕西华州城北有古郑城，即其地。幽王时，友入为司徒。）是个正人，幽王不加信用。

一日，幽王视朝，岐山（今凤翔府岐山县。）守臣申奏："泾、河、洛三川，同日地震。"幽王笑曰："山崩地震，此乃常事，何必告朕。"（我常谓天公最是多情，却亦最是多事。如世人家国将亡，本是与他无与，他偏要弄出山崩川竭、物怪人妖许多光景变见出来，且不止一遭两遭而已。此等事，不特人臣多事，不须来告；即天公，我亦怪其何必来告也。）遂退朝还宫。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，叹曰："三川发源于岐山，胡可震也！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今三川皆震，川源将塞。川既塞竭，其山必崩。夫岐山乃太王（太王，即古公，文王

之祖。)发迹之地,此山一崩,西周能无恙乎?"赵叔带曰:"若国家有变,当在何时?"伯阳父屈指曰:"不出十年之内。"叔带曰:"何以知之?"伯阳父曰:"善盈而后福,恶盈而后祸。十者,数之盈也。"叔带曰:"天子不恤国政,任用佞臣,我职居言务,必尽臣节以谏之。"伯阳父曰:"但恐言而无益。"(无论君之听与不听而必言,谏臣之职也。料其不听而不言,知几之士也。然他人知几则可,若谏臣而以知几自居,则为奸佞之所藉口矣,断使不得!)二人私语多时,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。石父恐叔带进谏,说破他奸佞,直入深宫,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,述与幽王,说他谤毁朝廷,妖言惑众。幽王曰:"愚人妄说国政,如野田泄气,何足听哉!"

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,屡欲进谏,未得其便。过了数日,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:"三川俱竭,岐山复崩,压坏民居无数。"幽王全不畏惧,方命左右访求美色,以充后宫。赵叔带乃上表谏曰:"山崩川竭,其象为脂血俱枯,高危下坠,乃国家不祥之兆。况岐山王业所基,一旦崩颓,事非小故。及今勤政恤民,求贤辅政,尚可望消弭天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

奈何不访贤才，而访美女乎？”（议论正大，其如气数何。）虢石父奏曰：“国朝定都丰镐，千秋万岁。那岐山如已弃之屣，有何关系？叔带久有慢君之心，借端谤讪，望吾王详察。”幽王曰：“石父之言是也。”（吾见历古人君之信佞臣，原只见其说得是耳，不知是不几时而家国已随之而尽，更有至愚之君，至死而不悟不悔，真是可悲可恨。）遂将叔带免官，逐归田野。叔带叹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吾不忍坐见西周有《麦秀》之歌。”（昔箕子去纣，纣亡后，微子行经故商地，见禾黍，乃作《麦秀》之歌。）于是携家竟往晋国，是为晋大夫赵氏之祖，赵衰、赵盾，即其后裔也。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，列为诸侯。此是后话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忠臣避乱先归北，世运凌夷渐欲东。自古老臣当爱惜，仁贤一去国虚空。”

却说大夫褒珣（珣，大夫名，食采于褒。）自褒城来，闻赵叔带被逐，急忙入朝进谏：“吾王不畏天变，黜逐贤臣，恐国家空虚，社稷不保。”幽王大怒，命囚珣于狱中。自此谏诤路绝，贤豪解体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卖桑木弓、箕草袋的男子，怀

抱妖女，逃奔褒地，欲行抚养，因乏乳食，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匹之类，转乞此女过门。抚养成人，取名褒姒。论年齿，虽则一十四岁，身材长成，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。更兼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发挽乌云，指排削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，倾国倾城之貌。一来姒大住居乡僻，二来褒姒年纪幼小，所以虽有绝色，无人聘定。

却说褒珦之子洪德，偶因收敛，来到乡间。凑巧褒姒门外汲水，虽然村妆野束，不掩国色天姿。洪德大惊："如此穷乡，乃有此等丽色！"因想着："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，尚未释放。若得此女贡献天子，可以赎父罪矣。"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，归家告母曰："吾父以直谏忤主，非犯不赦之辟。今天子荒淫无道，购四方美色，以充后宫。有姒大之女，非常绝色。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，求宽父狱，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。"其母曰："此计如果可行，何惜财帛！汝当速往。"洪德遂亲至姒家，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，买得褒姒回家。香汤沐浴，食以膏粱之味，饰以文绣之衣，教以礼数，携至镐京。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，求其转奏，言："臣珦自

知罪当万死。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，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，进上以赎父罪。万望吾王赦宥。”幽王闻奏，即宣褒姒上殿，拜舞已毕。幽王抬头观看，姿容态度，目所未睹，流盼之际，光艳照人。龙颜大喜。四方虽贡献有人，不及褒姒万分之一。遂不通申后得知，留褒姒于别宫。降旨赦褒珣出狱，复其官爵。是夜，幽王与褒姒同寝，鱼水之乐，所不必言。自此坐则叠股，立则并肩，饮则交杯，食则共器。一连十日不朝。群臣伺候朝门者，皆不得望见颜色，莫不叹息而去。此乃幽王四年之事。有诗为证：“折得名花字国香，布荆一旦荐匡床。风流天子浑闲事，不道龙漦已伏殃。”

幽王自从得了褒姒，迷恋其色，居之琼台，约有三月，更不进申后之宫。早有人报知申后，如此如此。申后不胜其愤，忽一日，引着宫娥，径到琼台，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，并不起身迎接。申后忍气不过，便骂：“何物贱婢，到此浊乱宫闱！”幽王恐申后动手，将身蔽于褒姒之前，代答曰：“此朕新取美人，未定位次，所以未曾朝见，不必发怒。”申后骂了一场，恨恨而去。褒姒问曰：“适来者何

人?"幽王曰:"此王后也。汝明日可往谒之。"褒姒嘿然无言。至明日,仍不往朝正宫。

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,太子宜臼跪而问曰:"吾母贵为六宫之主,有何不乐?"申后曰:"汝父宠幸褒姒,全不顾嫡妾之分。将来此婢得志,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!"遂将褒姒不来朝见,及不起身迎接之事,备细诉与太子,不觉泪下。太子曰:"此事不难。明日乃朔日,父王必然视朝。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,引那贱婢出台观看,待孩儿将她毒打一顿,以出吾母之气。便父王嗔怪,罪责在我,与母无干也。"申后曰:"吾儿不可造次,还须从容再商。"太子怀忿出宫。

又过了一晚。次早,幽王果然出朝,群臣贺朔。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,往琼台之下,不问情由,将花朵乱摘。台中走出一群宫人,拦住道:"此花乃万岁栽种,与褒娘娘不时赏玩,休得毁坏,得罪不小!"这边宫人道:"吾等奉东宫令旨,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,谁敢拦阻!"彼此两下争嚷起来。惊动褒妃,亲自出外观看,怒从心起,正要发作。不期太子突然而至,褒妃全不提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见,分外

眼睁，赶上一步，揪定乌云宝髻，大骂："贱婢！（莽戆得可笑。）你是何等之人？无名无位，也要妄称娘娘。眼底无人，今日也教你认得我！"捻着拳便打。才打得几拳，众宫娥惧幽王见罪，一齐跪下叩首，高叫："千岁，求饶！万事须看王爷面上。"太子亦恐伤命，即时住手。褒妃苦羞忍痛，回入台中，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，双行流泪。宫娥劝解曰："娘娘不须悲泣，自有王爷做主。"说声未毕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琼台，看见褒妃两鬓蓬松，眼流珠泪，问道："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？"褒妃扯住幽王袍袖，放声大哭，诉称："太子引着宫人，在台下摘花，贱妾又未曾得罪，太子一见贱妾，便加打骂，若非宫娥苦劝，性命难存。望乞我王做主！"说罢，呜呜咽咽，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，谓褒姒曰："汝不朝其母，以致如此。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错怪了人。"褒妃曰："太子为母报怨，其意不杀妾不止。妾一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爱幸，身怀六甲已两月矣。妾之一命，即二命也。求王放妾出宫，保全母子二命。"幽王曰："爱卿请将息，朕自有处分。"即日传旨道："太子宜曰好勇无礼，（"好勇无

礼”四字，责备的是。即我今日论之，亦怪其好勇无礼也。但不知君王有礼否？）不能将顺，权发去申国，听申侯教训。东宫太傅、少傅等官辅导无状，并行削职。”（“辅导无状”四字，亦责备的是。即我今日论之，亦怪其辅导无状也。但不知君王辅导之人有状否？）太子欲入宫诉明。幽王分付宫门不许通报，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。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，着宫人询问，方知已贬去申国。孤掌难鸣，终日怨夫思子，含泪过日。

却说褒姒怀孕，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。幽王爱如珍宝，名曰伯服。遂有废嫡立庶之意。奈事无其因，难于启齿。虢石父揣知王意，遂与尹球商议，暗通褒姒，说：“太子既逐去外家，合当伯服为嗣。内有娘娘枕边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”褒姒大喜，答言：“全仗二卿用心维持。若得伯服嗣位，天下当与二卿共之。”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，日夜伺申后之短。宫门内外，俱置耳目，风吹草动，无不悉知。

再说申后独居无侣，终日流泪。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，跪而奏曰：“娘娘既思想殿下，何不修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